也說「而今成長大，心事亂如麻」

段懷清

《羊城晚報》「晚會」二〇〇九年九月二日刊「而今人長大，心事亂如麻」一文，錄一文人體之民謠：「記得兒時好，跟隨阿娘去喫茶。門前磨螺殼，巷口撥泥沙。而今人長大，心事亂如麻」，並言此歌謠出自明代廣東新會人陳獻章（白沙，一四二八——五〇〇年）。

有意思的是，筆者在與陳獻章生活之時代相隔四百年的新會後進陳榮袞編纂的一本啓蒙讀物裡面，也見到了這首口語體、朗朗上口又淺白易懂的《兒童樂》：記得細時好，跟娘去飲茶。門前磨蜆殼，巷口撥泥沙。隻腳騎獅狗，屈針釣魚蝦。而今成長大，心事亂如麻。收錄這首《兒童樂》的啓蒙讀物名《改良繪圖五字書》（清光緒二十六年初版，清光緒二十七年蒙學書塾編輯再版）。前有「婦孺五字書序」一篇，全文如下：

> 坊間紅皮五字書陋劣不堪，且書中金玉花街紅粉等語猥瑣賤俗，正如阿鼻地獄一般。童子入塾即以此書授之，為他下一惡種，異日品噁心術惡胥萌芽於是矣。今仿其體而另立方針，語惟淺白，學惟有用，有數段足補三字書之未備者，是亦史家互見之法也。光緒二十六年，新會陳榮袞識。

可見《改良繪圖五字書》寄託有陳榮袞改良社會風俗的理想在其中，綜觀其中所收錄的十四首白話詩（包括「兒童樂」、「讀書」、「勸孝」、「治身」、「勸潔」、「沐浴」、「體操」、「認錯」、「戒大話」、「戒煙」、「戒賭」、「勸相愛」、「勸恤族」、「勸遊」），可以明顯感覺到陳榮袞這樣的清末啓蒙知識分子，是在用這種普通民眾易識易懂的語言形式，來傳達對於一種城市平民的新生活方式的呼喚，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其實是對一種「新民」的公共素質的倡導：自然、健康、清潔、衛生、陽光、仁愛、溫柔、進取。

人們習慣於引用《兒童樂》，是因爲這首詩在自然清新的語言風格與思想情感風格之外，所表達出來的文學理想與生命觀感，是對傳統禮教規範與成人生活方式的一種自我「解放」。其實，《改良繪圖五字書》中還有不少類似妙句箴言。譬如，在《讀書》中就簡單明瞭地說清楚了人與書之間的關係：「飲茶能解渴，食飯能止飢。若欲曉道理，如何不讀書」。而我們更爲熟悉的俗語，卻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與陳榮袞的讀書觀相比，後者確實顯得「猥瑣賤俗」，更關鍵的是，這種「猥瑣賤俗」的價值觀或讀書觀，通過這種傳播方式，種下「惡種」，對於後來讀書人品性之影響，實在惡劣不堪。

其實陳榮袞並不一味趨新，也沒有刻意迴避一些在他的時代那些新派知識分子中多少已經有些不怎麼討好的話題，譬如孝道。而在《改良繪圖五字書》中，就有一首勸孝詩，內容雖不怎麼新，但卻用一種通情之方式來達理，其情感語言細膩體貼：

> 細時不能食，我親乳養之。細時不能行，我親又扶持。我今已長大，正是讀書時。如何合親意，常得笑開眉。

陳榮袞並沒有將他的「新民」理想，簡單地等同於《三字經》文化所培育出來的「良民」身上，對於晚清中國社會民弱、民衰與民墮落的社會現實，身在廣東的陳榮袞比內地的知識分子們清楚得多，也更多直接感受體會，因此他的「新民」理想中，多了強身健體以及清潔衛生生活的時代內容，「沐浴身乾淨，從今病可除。衣裳勤洗換，泥垢莫成堆」。「身體常操練，操練能養生。筋骸多運動，血氣亦流行。日落踢皮燕，朝來舞啞鈴。不妨學排隊，長大即為兵」。

吸食鴉片煙與嗜賭，乃中國民間社會之兩大頑疾，前者不是靠一個抵制鴉片貿易就能解決，而後者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陳榮袞式的啓蒙知識分子，並沒有將根除上述兩大頑疾的希望，寄託在體制性的力量上，而是寄託在新民的心志與意志力上，「莫食鴉片煙，一食魔鬼纏。煙癮忽然起，眼鼻水漣漣。面如鍋底黑，還聳一字肩。須戒第一口，煙床總莫眠」。「賭錢眞下賤，無日得光鮮。當衫亦當褲，賣屋又賣田。父母常愁悶，親朋孰恤憐？人生有正業，不賭是贏錢」。而個人對於社會以及公共事務的冷漠，「自掃門前雪」式的國人心態，也是現代公民社會理想必須超越的狹隘與自私。陳榮袞的「新民」理想建設中，對此亦有期待。「汝看天邊雁，一隊同齊飛。汝看地上羊，一群不相離。汝等有朋友，相愛亦如斯。大家莫爭論，見面笑嘻嘻」。這是對個人與群體之間彼此倚賴、相互幫助的一種勸勉，而「海闊縱魚躍，天空任鳥飛。衆裝遊外國，眼界異前時。山水處處別，禽魚種種奇。丈夫有遠志，切勿作鄉愚」的《勸遊》詩，則是對志向遠大、心懷天下的新國民的讚頌了。

貓咪標準相　怡　然攝

胡扯與幽默

魏泉琪

「日照香爐生紫煙，李白走進烤鴨店，口水流下三千尺，摸摸口袋沒有錢。」「盛夏睡不着，處處蚊子咬。夜來巴掌聲，不知死多少。」這兩首唐詩「新編」曾出現在幾年前一家媒體報道的一位小學四年級學生的「傑作」。

也有的調皮孩子施展着相似的手法，表達出與原作大相逕庭的效果。如將《眞心英雄》這首男子氣濃濃的歌詞改成：「在我心中，老師最兇，每天把我留到七八點鐘；老師走後，就是老爸最兇，把我打得鼻青臉腫；老爸走後，就是老媽最兇，把我罵得一竅不通。老媽走後，就是我最兇，其實我才是眞正的英雄……」又如友好善意的《生日歌》改成了：「祝你生日倒霉，祝你蛋糕發霉，祝你越吃越肥，祝你半身不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種時空顚倒、荒誕不經、冷嘲熱諷的劣質兒童的「口頭文學」，透過令人啼笑皆非的噱頭，對經典的古代詩詞、古典名人和現代歌詞作生拉硬扯的串連，不合情理的挪揄，成爲這些孩子校園生活中另類的「歡樂大本營」。雖然它不是校園中的主流文化，但也不能不顧及它的負面影響，把這當作當代教育弊病的一種信息反饋，也許不算是過甚其詞罷。因此，大人們對此現象決不應該喝彩，鼓掌，這種「胡扯」反映的只是冷漠、粗野、敵意與自賤，更不應該稱揚這些孩子有「幽默感」，是「很了不起」的小詩人。也許有人認爲，成人可以調侃古人洋人，孩子爲什麼不可以？對此，我也來說三道四幾句。

改編舊體詩詞古已有之，常見於前人筆記雜著，現代的文化名流也有，例如魯迅就曾「移植」過唐人崔顥的詩：「閥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但那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別有創意在。這是一種正經文化。另一種是胡調文化，插科打諢，惡搞胡鬧，一笑之後，連泡沫也不存。這種胡調文化不是學生該學該走的「正途」。中小學生偶而寫點這類小玩意兒，不必深責，也不必大驚小怪。但如大小人們跟着起鬨，拍巴掌叫好，以爲這也是一種「才」，那就有失偏頗了。當然，中小學生受點傳統文化薰陶是有益的，因爲古詩詞是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化資源。但是胡編亂改不足取，那首調侃李白的改詩有一丁點新意嗎？

再說，本文開篇這兩首改詩，只有油滑沒有幽默。油滑，阿Q也會來一點，幽默就沒那麼簡單了。幽默也使人發笑，但笑中有警策、警示，它的笑是包含着淚花甚至血絲的。下面的一則故事就是國產的「經典」幽默：

一天，皇帝在城樓上，一位大臣驚慌地指着一個路人，向皇上大叫：「他是強姦犯，快把他拿下！」皇上驚問：「何以見得？」大臣說：「他隨身帶着作案工具。」皇帝斥責他胡扯，大臣說：「爲什麼家裡有個酒瓢，就可以說他釀酒？」皇上「頓悟」了，下令解禁。

這位大臣以一句話的幽默，警醒皇帝，詞雖鄙俚，而厥功甚偉，可見幽默的力量！

立足香港擁抱祖國的心路歷程

陳佐洱

如果把香港稱爲「東方明珠」，中國內地就是孕育明珠的母蚌。

中國香港和內地這種血脈相連、相得益彰的關係，很爲世界稱道甚至羨慕。北方友邦俄羅斯羨慕中國，因爲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有香港這樣一個高度開放的、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經濟中心城市不斷做着貢獻；南方友邦新加坡羨慕中國香港，因爲資本主義香港的發展有社會主義祖國寬廣的腹地和無私支持，出現天災人禍還爲它遮風擋雨。

六十年的建國歷史，記錄了香港對新中國建設發展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港資」、「港企」、「港式管理」和一些先進理念，在國家經濟、社會、文化諸多方面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創造了許多值得回憶的第一，小自銀行營業廳裡的一米線、商場的開架售貨、公共場所的排隊圍欄，大到機場、地鐵、社區、賓館的創新管理，投資銀行、律師、會計師、物業管理等行業的創立發展以及超級市場的興起等等都得益於香港的經驗，連「打的、埋單、物業、按揭」這些香港話，也早已成了流行的口頭語。

所有這些，都是誠信、勤奮、講求科學和效率的香港人帶入內地的。可以不誇張地說，無論香港人走到世界的什麼地方，都會在那裡衍出一番精彩。而他們進入同種同文同語的內地，更是如魚得水，既爲祖國發展貢獻了聰明才智，也着實實現了個人的提升，事業的拓展。

王澍世先生就是到內地發展的香港人中傑出的一位。他是第一位出任內地銀行行長的香港銀行家，經歷了一番「摸打滾爬」，嘗過了「酸甜苦辣」，在這一職位上做出了爲人稱道的成績。

多年來，王先生保持一個好習慣，即在繁忙工作之餘啓動文思，筆耕不止，勤勞地把自己在內地工作、生活的見聞、感受寫下來，往往先與同事、朋友分享，然後積集成書。據說有厚厚一大本由他在滙豐銀行中國部工作時寫的短文集《王總的話》，至今仍在滙豐員工們手中流傳。

擺在我面前的王澍世先生大作，原起名《北上取經》。我覺得不如叫《北上經驗》：「北上」兩字雙關含義，有從香港北上內地以及在北京、上海待過這雙重意思。可能出於謙虛，歸之於「取經」，似不夠完整，其實書裡還有不少「傳經、送經」的內容，還有不少經歷、心得，不如叫「北上經驗」吧。整本書都是作者的經驗之談，也是許多進入內地的香港成功人士共同的經驗之談；是作者的心路歷程，也是許多進入內地的香港成功人士共同的心路歷程。它從一個至今仍爲世人關注的角度，眞實地敘述了一部分香港人逐漸了解祖國、適應國情，調整「情意結」，投身報國的心路歷程。

書中開篇即說要「了解國情不做老外」。這在二十、三十年前，對於從小接受西方教育，喝洋墨水吃洋麵包成長並已獲得成功的香港人士來說不容易，甚至有點兒了不起。譬如，了解國情首先要了解文化、乃至語言習慣。內地有些話是「話裡有話」，如果光按字面簡單理解，可能會「謬以千里」。書中講到一家外資企業向內地有關單位遞交了一份申請書，事先已經「做了工作」，第一次得到的答覆是「考慮考慮」；過了一段沒消息，「再做工作」，得到答覆是「研究研究」，外企即以爲成功有望，誰知許久仍沒消息，再問，得到答覆是「我個人非常支持」，於是趕緊向總部報喜，怎知事情還不見下文……其實，「考慮考慮」的意思可能只是收到申請書；「研究研究」的意思可能只是說這份東西還在手上；「我個人非常支持」其實是負面的話正面講：不過單位或上司不（一定）支持，事情很難辦成。

這樣的精彩例子在書中很多，讀來增長見識，掩卷給人啓示。所以，這本書不僅香港朋友值得一讀，願意了解中國、接近中國的外國朋友值得一讀，生長在內地而又願意放眼世界的朋友也值得一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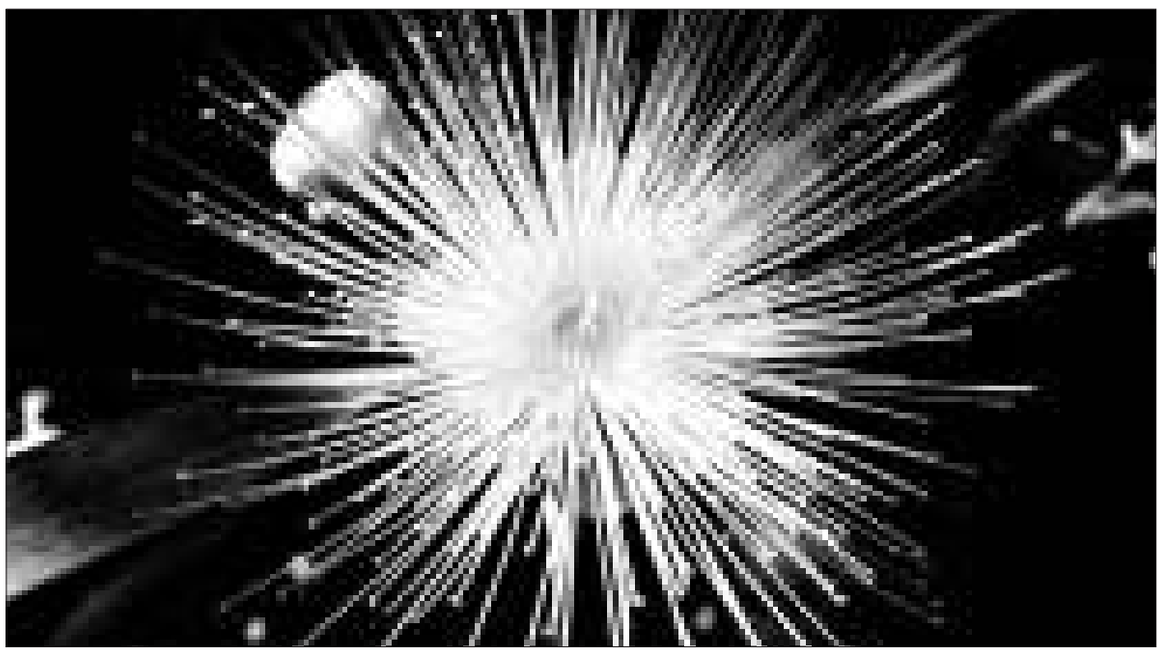
今天，兩地間的交流合作，已經史無前例地密切和廣泛，但又都各自面臨新的要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廣泛的國際聯繫、高質量的大學資源和與國際接軌的經濟體制、管理經驗仍然是內地優化經濟結構和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資源，大陸廣闊的腹地也依然是香港服務型經濟的重要依託，互利合作仍應是兩地發展的重要條件；但由於兩地經濟水平和發展目標的逐漸接近，資金、專才、貨物、優質企業等生產要素配置的競爭性也逐漸加劇，互利合作不再主要體現爲產業單向性的「梯度轉移」，而是在市場規律作用下生產要素更靈活、更複雜的流通，兩地間將更多地在競爭中提升合作和共同發展。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兩地合則兩利，是國家福祉；否則，既不利港澳繁榮穩定，也不利內地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

王澍世著《北上管理的藝術》

對此，作者是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的。他說，看來看去，香港的生活很容易帶給我們一份自滿……沒有居安思危，欠缺危機意識……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看到了：現在要緊的是把雙方的強項結合在一起，發揮團結的力量。金融危機，全球經濟衰退，似乎只有中國這一塊樂土欣欣向榮，我們結合力量，誰與爭鋒？

我想起董建華先生的一句名言：「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這是已被無數次證明了的至理，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都應該接受這一至理，順應歷史的潮流。作者站得高，立足香港，擁抱祖國，較早接受而且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他是一位先行者。

王澍世先生新書付梓，囑我爲文，以上所感，是爲序。



吐蕊（攝於貝嶺居）李增元

愛因斯坦故居

風　雨

我坐大巴抵達伯爾尼時天色尚早，集體活動安排在第二天，於是挎着相機逛街。既是逛街，就漫無目的拍些異國風情的東西。我最感興趣的是古老的街道與時尚的櫥窗，在歐洲城市，這些古今交融的景致抬頭可見，妙若天成，伯爾尼當然也不例外。

當我的鏡頭定格在一個小飯館的招牌時，眼熟的字母令我驚奇，加上櫥窗上的素描頭像，難道是愛因斯坦故居？一問，果然不錯。來伯爾尼之前，我就知道愛因斯坦與這個城市有着不解之緣。想像中，愛因斯坦這樣的世界頂級大師，故居一定不會藏在小巷的角落。然而，眼前一切告訴我，這就是曾經並且現在還在影響着世界的愛因斯坦的故居。愛因斯坦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是創立了相對論學說。我們現在手上使用的數碼相機和手機，都是相對論的結晶。然而，這個看上去有點寒磣的門面，我無法將它與愛因斯坦聯繫在一起。

故居是十分普通的二層小樓房，入口在街道走廊裡面，跟與之同名的餐廳挨在一起，要不是細看，會以爲是「愛因斯坦餐廳」呢。

故居在二樓。樓梯從走廊裡拐上去，光線很暗，跟我們一些老城區筒子樓過道沒有什麼兩樣。樓上是兩個隔開的小房間，前半間約二十平方，後半間更小，一個小門連通。門旁稍稍隔開，僅能放得下一張小小的書桌，是一百多年前主人使用過的原物。桌子上放着愛因斯坦一八九六年中學時的成績單，當時滿分是六分，他的成績從三分到六分都有，還放着他一九〇〇年獲得的講師文憑。前面的牆上貼着那個著名的相對論公式：$E=MC^2$。上面有一行十分醒目的字：

「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說，由此解決了光電效應問題；
>
> 四月，完成論文《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方法》；
>
> 五月，完成對布朗運動理論的研究；
>
> 六月，完成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提出了狹義相對論；
>
> 九月，提出質能相當關係理論；
>
> ……

這一年，愛因斯坦二十六歲，剛做父親不久。他的正式工作是專利局的技術員。由於小家庭剛剛建立，微薄的工資難以維持日常花銷，日子過得很是艱難。於是，他在地方報紙登了做家教的小廣告，專門爲物理和數學專業的大學生做輔導。羅馬尼亞數學家莫里斯·索羅維納和小提琴家、科學家康拉德·哈比希特就是看到那個小廣告跟他聯繫的，後來，這三個年輕人經常圍着這張桌子，共同研究他們的理論。北面的牆壁上有這樣一句話：「狹義相對論是在伯爾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誕生的，而廣義相對論的著述也是從伯爾尼開始。」在這個小房間裡，我足足呆了兩個小時。當感到內急時才發現，房子裡居然沒有衛生間，是在樓下轉角處與其他人家合用的僅能容得下一人的那種衛生間。室內沒有廚房，據了解是屬於公共設施，都在後面街角的樓上。愛因斯坦搬走後，這套小公寓一直出租到一九七九年，有個叫「愛因斯坦協會」的民間組織將其買下，作爲大師的故居對外開放至今。這裡所展現的一切，都是愛因斯坦當年的原貌，「愛因斯坦協會」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我們在這裡舉行會議，討論協會事務，在這裡能感受到愛因斯坦的氣息。」確如斯言，我探頭從窗口朝外望去，夜幕下的街道上，居然沒有一個霓虹燈，整條街都是百年前的面貌，百年前的氣息，要是把這書桌上的小銘牌移去，你會覺得愛因斯坦剛剛還在這兒，只是到哪裡去有事，稍離開一會而已！

接下來幾天的遊覽，我發現伯爾尼類似愛因斯坦故居的古跡不在少數，他們都原汁原味地藏在那毫不顯眼的街角或是小巷深處，那種原眞態的氣息，彷彿是徜徉在歷史的隧道裡。

後來知道，伯爾尼有個叫做「守望會」的民間組織，成員是一些居民、工匠和小商人，職責是專門監視鄰近地區，要是有人擅自修建建築物或是設置有礙觀瞻的廣告牌，一旦被發現就會向議會檢舉，那違章者是等着好果子吃的。這種自發的監督，不是相互間的個人不信任，也不是打探別人的隱私，而是出於一種對保存歷史文化遺產而守望的自覺。伯爾尼人就是用這樣的平淡方式來對待偉大，對待歷史。在這裡，再偉大的人，也是一個普通的市民，再普通的市民，它的歷史也要被後人珍藏，被後人所記憶！這種高明的做派，遠比我們不分等級便大肆張揚的各種名人故居看了要舒服得多。也許，伯爾尼正是因爲這種平淡與普通，它才吸引了眞正的大師和巨匠在此居住和停留。

桃花流水鱖魚肥

繆士毅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唐·張志和）。春江水暖，桃花盛開，正是鱖魚肥美的時節，鱖魚也因此被稱爲「春令時鮮」，難怪人們紛紛在此時一飽口福。

鱖魚，又名桂魚、鯽花魚、花鯽、過魚、石桂魚等，分布於我國各地的淡水江河湖泊中，因其主產於我國，產量居世界之冠，故有「中華魚」之譽。鱖魚體長扁圓，呈紡錘形，長約二十厘米，眼大鱗細，口大頭尖，下頜上突，各鰭皆大形，尾鰭圓形，體背爲橄欖色，腹部灰白色。鱖魚，北方以趙北口、白洋淀產的較多，品質好；南方以湖南、湖北、江西所產爲佳。

鱖魚，與黃河鯉魚、松江鱸魚和興凱湖大白魚並稱中國「四大淡水名魚」，享有魚中上品、宴中佳餚之譽。鱖魚肉質細膩白嫩，味道鮮香，使多少人「吟哦日垂涎，嚼味有餘雋」，明代醫家李時珍將鱖魚譽爲「水豚」，意指其味鮮如河豚。也有人將其比作天上的龍肉，雖然有些誇張，但足見鱖魚的風味不同凡響。難怪歷代文人墨客不惜筆墨對鱖魚讚嘆不已，如唐代詩人韋莊對鱖魚情有獨鍾，在《西塞山下》中寫道：「鱖動曉煙烹紫鱖，露和香帶摘黃柑」。

宋代梅堯臣品味鱖魚後讚道：「昔時三月在西洛，始得午橋又鱖魚。墨辭點衣鱗細細，紅盤鋪藻尾舒舒。」宋代陸游在《思故山》中唸道：新釣的紫鱖魚，旋洗白蓮藕。」清代黃景仁在《題桃花流水圖》一詩中所寫的：「手中潑剌鱖魚起，一笑天地皆春風。」清代王昶在《過昭陽湖》一詩中所描述的：「夜雨平添三尺水，釣師正喜鱖魚肥。」清代孫原湘的《觀釣者》云：「昨夜江南春雨足，桃花瘦了鱖魚肥。」這些詩句均道出了釣鱖魚嘗鮮的樂趣。

鱖魚入饌歷史悠久，北魏酈道元《水經註》稱「其頭似羊，豐肉少骨，名水底羊。」清代《調鼎集》上介紹了以鱖魚烹製的多種菜式。鱖魚食法多樣，蒸、炸、熘、燒等皆可，其鮮活品最宜於清蒸，醋熘亦佳。鱖魚，既可以整魚烹製，也可切成片、塊、絲等入饌。鱖魚在地方名菜中更佔有一席之地，如安徽的「桃花鱖」肉質細嫩，鮮香醉人。「火烤鱖魚」色澤紅潤，外皮焦脆。「八寶鱖魚」外皮香脆，魚肉鮮嫩；山東的「軟熘鱖魚」色如琥珀，外脆裡鬆，酸甜適口；湖南的「柴把鱖魚」魚質鮮嫩，美味可口；福建的「清燉過魚（鱖魚）」不腥不膩，肉嫩味香；蘇州的「松鼠鱖魚」色澤金黃，外脆裡鬆，甜中帶酸，鮮香可口。此外，湖北白汁鱖魚、浙江炸熘鱖魚、孔府菜烤蘭花鱖魚等地方名菜，風味各異，也爲食客們所津津樂道，可謂「席上有鱖魚，熊掌也可捨。」

鱖魚亦可入藥。祖國醫學認爲鱖魚味甘、性平，有補氣血、益脾胃之功效，主治虛勞羸瘦、腸風瀉血。《隨息居飲食譜》說鱖魚能「養血、補虛勞、殺勞蟲、消惡血、運飲食。」《日華子本草》稱鱖魚可「益氣、治腸風瀉血。」《食療本草》認爲鱖魚能「補勞、脾胃」。